



花开春正好

新华社发

寄情于汤

◎梁彤(河南平顶山)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孩子，胡辣汤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成为早餐必备。这或许正是印证了“在中国人心里，舒适食物代表了亲情、温暖、幸福和无穷的回忆”这句话。

作为河南的特色美食，胡辣汤曾在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中亮相。总导演陈晓卿谈起胡辣汤时，言语间既爱又“恨”：我们拍摄时想方设法，希望能把它拍得诱人一点，但无论怎么拍，都是稀糊糊的不上相，甚至把摄像机埋在汤底下，但从底下往上漂起来的时候，惨不忍睹，“太不可爱”了。

然而，对这碗“不可爱”的汤，中原人却爱得“深沉”。

长期生活在河南的我本对这种感情不以为然。然而，当我踏上求学之路，离乡背井时，心中却总是挂念着那一碗刚出锅的胡辣汤。记得入学初期，我便开始在食堂、学校周边、网络上四处寻觅不属于这个地区的胡辣汤。那时的我万万没想到，曾经十步一店的胡辣汤，在大学里竟变得如此稀有。

那段时间，我仿佛在进行一场疯狂的“试错之旅”，致力于寻找求学城市最正宗的胡辣汤。后来，我不断向各地的同学解释这里的胡辣汤不正宗，向他们介绍家乡的味道，并自信满满地说：“你们品尝过大河南的胡辣汤，一定会爱上它的。”如今，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自信是何等坚定。美食代表了地域特色，与气候、地势等因素密切相关。大多数地区的人们清晨饮食较为清淡，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地区没有胡辣汤的原因。

胡辣汤泡油条、水煎包，是我求学时光里的日夜牵挂，更是每个假期的第一站。在河南的日子里，我常常和三五好友一起早起，去喝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那是一种神奇的感觉，在一个慵懒的早晨，一碗热气腾腾的胡辣汤端上桌，浓郁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汤中的羊肉、牛肉和木耳等食材炖煮得恰到好处，肉质鲜嫩、汤汁浓郁。一口下去，独属于胡辣汤的麻辣鲜香直击心灵，让人陶醉其中。

星河流转，我在外地求学、旅游的时间越来越长。胡辣汤对我来说，已从一道简单的美食变为一剂解乡愁的良药。每当因故不能回家时，我便去找一家胡辣汤店，喝上一碗，仿佛喝完之后，我就能回到记忆中熟悉的街道。

花开在野，美好在望

◎刘云燕(河北石家庄)

春光明媚的，人们只看一眼，就有了七八分醉意。

听说玉兰开花了，我们急急地赶去古寺里看玉兰。古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在晨钟暮鼓中，很有庄严肃穆之意。放眼望去，整个大殿都掩映在玉兰花中，更显古典之美。玉兰，因种在古寺里，颇具些许禅意。它们在春风里，朝着我们微微一笑，让花朵努力地伸入蔚蓝色的天空。古老与新生，就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在凉爽的春风中，站在树下，看阳光把玉兰花的影子打在红色的墙壁上，花影婆娑，随着春风摇曳，那红色的墙壁，仿佛是一块巨大的画布，任由得花朵肆意开放，把春光演绎得曼妙而灵动。

刚赏罢玉兰，桃花就美美地开放了。日本诗人与谢野晶子有一本诗集，她深情地写道：“你说/我们就山居于此吧/胭脂用尽时/桃花就开了。”于是赶去桃花岛赏桃花。桃花明媚地朝我打着招呼，一朵朵顾盼留情，我仿佛瞬间穿越，穿越到《桃花源记》中：“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桃花岛上，桃花竟然有白色、红色、粉色，五彩斑斓。水边的白桃花是重瓣儿的，花瓣儿洁白如雪，蕊部金黄色。树杈上是一个个小骨朵，仿佛天空中的点点飘雪，有着说不出的灵动。当春风微拂，花瓣儿轻轻地抖动，仿佛那花摇摆一下，就会出现一个身披白纱的花仙子来，明眸善睐，顾盼生情。我最偏爱粉色的桃花，恰若国画中美女的胭脂红，明艳却不媚俗，清新又典雅，仿佛是古典美女不小心打翻了梳妆台上的胭脂，染红了天地间的花朵，让自然万物都唯美而灵动。

桃花还开得正美，西府海棠便到了盛花期。它们美美地开放，花朵呈淡淡的粉色，越到花朵的边缘颜色越浅，淡雅中有一丝灵动和仙气儿，配上描金的横梁，横梁上绘有山水、花鸟，端庄大气。每阵风吹来，淡粉色的花瓣儿就如雨般吹落，轻盈地飞翔，如置仙境。

接着，山坳里的油菜花开了，像是金黄的毯子。自然，还有樱花、梨花、樱桃花、各种大小叫不出名字的花，把整个大地装扮得像个大花园。

花开在野，美好在望。愿我们也活成一首诗，与花朵，喜悦相见。



春花浪漫

李安摄

揽孩子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总不明白，为什么都市里的年轻母亲都不愿揽孩子，出生刚刚几天的孩子，就得裹着尿不湿，自个儿睡在小床上。人家还说这是科学育儿！

我才不愿放弃这份千辛万苦得来的享受呢。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在我的怀中睡大的。母婴间的耳鬓厮磨、肌肤相亲，世间任怎样深情似海的情侣之爱也无法与之相比。每当夜深成无涯海洋的时辰，木板床就成了大海孤舟，白日里的浮华喧闹剥落净尽，最后攥在手中的，唯有不知何来、不知何往，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寂寞与荒凉，说穿了，就

是对必然要到来的死的恐惧。这时怀中那团生命的温热，充盈并抓紧你漂泊无依的神魂。芬芳的呼吸微微吹拂着，吹醒了一片永生的草原……

醒时，他用小手紧紧抓住你，睡着了，还无赖地将小腿搭在你身上。他是这样娇嫩如花，却一点也不嫌弃你的老迈和丑陋。他可不是一无所有地来到你身边的，他面前展开的，是你所不知的一番天地。那世界远远地走来，是你奔走终生也无法抵达的美好所在。你只能揽着这小小的孩子，尽可能把心灵的烛光投向辽远，就当是自己拥有了那个世界。

不知魏晋的感觉也挺好

◎杨沛洁(河南平顶山)

2月5日，来海南避寒的第三天，天空下起了雨，就呆坐在阳台上，趁机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

屋外的阳台，虽然与北方家里阳台方形无二，然而正如小区伊比亚河畔的名字一样，弥漫的是欧式设计：三面临外的阳台墙高低不一，两个拐角处，低矮的底部外墙拐角巧妙地加高，分别如半个椭圆对折转弯，外墙上镶嵌了约半米高的铁栏杆，上部巨大的镂空空间，细细的竖条金属线自下而上穿至屋顶，当中一条同样细的切割线横穿，既组成了经纬，又起到了物理学上的固定作用。睁开眼睛，屋外不规则堆着白云的蓝天或者洒着雨丝的灰色幕布则像天花板上变幻的魔画；闭上眼睛，就能嗅到阳台外密密的绿树叶子送来的带着甜味儿的气息，向前用力再嗅，鼻尖上就能碰到轻轻摆手的柔柔叶片，甚至听到了她们的笑声。因为密密的叶子有些已经透过经纬网将头探了进来，在天花板的魔画上开心“涂鸦”。

10年前第一次见到这座阳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就如到异域海岛一样，被它的欧式风格及其“切”出的魔画深深吸引，装修房屋时，特意保留了阳台的原汁原味……

搬把椅子，静静地坐在阳台上，外面的绿树已经长大，雨滴斜落在叶子上发出滴答击打声后滚落下来，似乎带着几分翠色。

虽然已是立春的第二日，家乡却依然如寒冬，气温低至零下10摄氏度，抖音里播放着高速路上因雪滞留归家游子的揪心场面，自己眼前的树叶依然如夏日般茂密油绿，不由一次次加重了季节的错觉感，将自己一遍遍推入混沌境地。

阳台外叶子尽管同样密同样油绿，但枝有高低叶片有大小，显然不同树种，但是几乎叫不上名字，像扇子的似乎是芭蕉或者棕榈，其余相似的干脆不想了。几只松鼠突然出现在树枝上，欢快地蹦来蹦去，有一只还瞪着小眼睛与我对视几秒后，又羞涩地消失在视野里……

岂止是季节偏差树种不分，连东西南北方向也不断变幻，明明早上太阳从阳台左边出来了，却偏认为那是西边。距离自己最近的小区大门，头天认准了是南门，一觉醒来，又变回了北门。小区里众多的欧式楼房，一幢幢空，单元出口达到七八个，去邻楼亲戚家串个门，回来就得努着力才能找回来；自己晴天停的车辆，下场雨后再找，就如同盲人般将附近停车场找遍……

置身于错乱的季节、不定的方向、难以捉摸的停车场的环境里，没有慌乱与焦躁，却多了几分恬静，睡得香甜舒畅，这可能也是当年那个爱种菊花的陶翁在桃花源里慨叹无论有汉、不知魏晋的妙感吧。因为他定知道，无论身置何处四周如何变幻，天上有云就会下雨，太阳当空就是朗朗乾坤。

